



作品：鬆綁

得獎者：劉崇鳳

劉崇鳳，一九八二年生，高雄美濃人，現居花蓮壽豐。成大中文系畢業的三十二歲女生，喜歡爬山、旅行和寫作。文章散見報紙副刊，著有《聽，故事如歌》、《活著的城》。在山海與城之間往返，做過許多雜工，現自由寫作。

得獎感言

我祈禱，我能在危急存亡之時，勇敢順從自己並獨立做決定，而不是被道德倫理綁住，陷入兩難。每一個軟弱、慈悲、冷酷或膽小的靈魂，都需要被敬重。找了好久，才找到自己真正的聲音。謝謝評審聽見它。

佳作

鬆綁

我們同是生命，卻彼此不相熟，除了觀賞和豢養兩種關係，在牠們面前我們甚至不知如何自處。

一

那時我和先生小飽、室友廷住在壽豐鄉下一間平房裡，村子不大，多是老人與孩子。牠在一天下午來到家門前，徘徊不去。毛躁的性格看起來像是幼犬，兩顆黑眼珠骨碌骨碌轉，兩個直挺挺的耳朵又高又尖，一身烏黑，卻非常親人。我笑說這小黑仔不知是哪家的狗，這麼黏人。牠總在家門口自顧自地玩耍，待的時間愈來愈長，我們沒有養狗的準備，達成不餵食的共識，沒有心軟。但小黑還是三不五時就來報到，我們作勢嚇阻牠，牠會跑得遠遠，又偷偷繞回來。有一次，小飽狠下心拿石頭往地上砸去，小黑飛也似一溜煙就不見，三天後，我下班騎車回家，牠在家門前對我搖尾巴。

我有點無力，好氣又好笑，想著就讓牠在前廊道混吧，只要不理牠，牠總會自討沒趣離開。好幾天過去了，小黑賴著不走，牠趴在門前籐編的搖椅上，愈來愈自在，似乎是選定我們一樣。一天早上，小飽擔心牠餓到，餵了牠一點生地瓜。

我開始有些苦惱，為著我們並不想養狗。儘管我們不太搭理牠，小黑卻有自己的辦法，牠自以為

是我們家的狗，每天等我們下班騎車歸來。有陌生人經過牠開始吠叫。牠還小，不太會控制自己，有時叫上癮了，會連吠不止。

二

一天早上，小飽已經出門。我和廷準備上班，快遲到了我們兩個有點忙亂，甫出門就看見小黑走來腳邊，這次我們可沒閒工夫理會牠。但牠和平常不太一樣，身體有些歪斜，眼神巴巴地望著你。我讀到求救的訊息，覺得不妙。接著小黑就在眼前癱倒，全身發顫，嘴巴吐出白沫。「牠……牠會不會中毒了？」我瞪大眼睛看向廷，他眼底和我有一樣的慌亂。我們的生命經驗，沒有太多與動物相處的機會，曾耳聞鄉間有狗中毒，卻不曾親身面對過。怎麼辦？快八點了，上班已經遲到了！我和廷慌得一塌糊塗，送獸醫院？從這裡到市區開車要半小時……我還不太會開車，廷也不行。騎機車並不適合小黑現在的狀況，而且我也不敢……多種可能性掠過腦袋，每個選擇都很艱難，我打電話給家中養狗的朋友求救，朋友建議立刻開車送醫，並推舉另一不太相熟的朋友來幫忙。我坐在那裡發愣，想著該如何跟另一個朋友開口，請她從市區開車來這裡救一隻不認識的狗？最後承認我不知所措，已經聽見心底最真切的聲音：我可以逃避嗎？假裝什麼都沒發生過，沒看見瀕死的苦難和恐懼。

廷建議我們去上班，因為牠不是我們的狗。是福是禍終有命。

我深呼吸一口氣，愣愣地盯著他。

這是最容易的選擇，也是最簡便的一條路。

小黑在前院中央瘋狂打轉中，屋頂的阿哥（鴿子）飛了下來，駐足在一旁觀看。我不可思議地看著阿哥，前幾天收割，這鴿子常來院落吃穀子。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前來探問嗎？

小黑不是我們的狗，卻在我們眼前痛苦。良知驅策我，和軟弱規避的心理交戰，我在道德責任間徘徊，六神無主。

「救起來以後呢？是不是要養牠？」廷說。

我怔怔地看著廷，緩慢地消化他的問題。除了進獸醫院需要花一筆錢，如果救活了還得養牠，那麼……可以不救嗎？

你設想諸多救狗的辦法，為自己的善良鋪路，卻發現意志力薄弱、能力有限和資源不足，最終也沒再嘗試撥電話請救兵到來。小黑一跛一跛困難地走入對面養雞人家的花叢間，你們抓穩這一刻，跨上機車脫離現場，趕去上班。

那一刻，我恨自己，也恨廷。

三

上班場所在就近的一間有機菜舖子，我們在蔬果間重複秤重與包裝，但我無法專心，腦袋裡滿滿都是小黑機靈的樣子，牠玩耍的、自作多情的、孤單的和痛苦的。我不只一次問同事該怎麼辦，多數

人聽了默然，鄉間狗中毒事件早已見怪不怪，我沒有飼主的責任，也還有上班的本分。總不能爲了一隻狗臨時請假，讓其他人遞補我的位置而更爲忙碌。「如果牠是一隻鳥，妳也會想送獸醫院嗎？」廷問我。有人聳聳肩，說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；有人說對啊，救了就要養牠；有人說中毒喔？那很快就會死掉喔！我發現我一再確認，只是在尋找一分篤實，一分堅定，指示我回去救牠。可是什麼回應也沒有，如石沉大海，每個人如往常般認分工作，把一個個蜜蘋果從箱子裡掏出、揀選、秤重後包裝，與根莖和葉菜類爲伍，我強烈地覺察自己心不在焉，卻無法把自己拉回來。工作到後來，我好想哭，有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正在逝去，我還在這邊計較一個豐水梨的重量？

那是一種深刻的孤單，像沒入深水潭裡即將溺斃，你舉手高喊救命卻無人搭理。如同早上小黑在眼前中毒無人伸出援手的痛苦。沒有人告訴我該怎麼辦、沒有人跟我站在一起，我遍尋不到想要的答案，就讓一個活蹦亂跳的生命隨風而去。我從來，沒有這麼無助過。

根本不想吃飯，與管理者通報想用中餐時間回去看狗，在她同意但不明所以的眼神下紅著眼眶離開。驅車回家的一路上心裡非常恐懼，無法想像看到牠的死亡。但家前廊空蕩蕩的，哪裡有小黑的影子呢？在農場工作的小飽習慣中午回來休息，問我怎麼了？如同抓到海中央的扶木，我說著小黑中毒，聲音都快哭出來了。我們一起尋找小黑，在養雞人家的花叢間來回搜尋，然後發現牠在隔壁鄰居的前廊下，走來走去，精神不錯，看來沒什麼大礙。小飽狐疑地看著我，我已經搞不清楚這是迴光返照、還是早上只是一場夢？至少鬆了一口氣，我請小飽幫忙留意小黑，就返身回去上班了。

下午是菜舖子蔬果配送和裝箱的關鍵時刻，我站好我的位置，終於比較專心地喊單和取貨。流程進行到一半小飽打電話來，說小黑狀況不妙，他的口吻裡有倉皇，我彷彿遇見早上的自己。「載牠去獸醫院。」我告訴他，不知哪裡來的篤定。小飽沉默了幾秒鐘，我感受到手機彼端的恐懼與不安，「能不能陪我去？」

小飽訥訥地問。蔬果輸送的標準作業正在進行，我很清楚此刻如果抽身只是帶給大家麻煩，突然不再手足無措，鼓勵小飽開車載小黑就醫，小飽沉默了，我幾乎看見他局促不安的樣子，發現我們的生命經驗裡，沒有人教導我們如何面對生死交關一刻。「你可以的，沒問題，加油！小黑會謝謝你。」他和我一樣，多麼需要陪伴與協助。電話掛斷，我隨即進入到繁複的標準作業程序裡，心裡微微歉疚，這事最後落到了小飽頭上。

小飽鼓起勇氣，把小黑挪移到車上。小黑就在車開往市區的路上，斷氣了。

醫生問小飽要帶回家裡埋下，或在醫院火化？小飽選擇了後者。

四

廷畫了一張小黑的素描，我貼在家裡的牆上，印象中活蹦亂跳的小黑就從紙裡跑出來了。也許廷沒有當初表現得那樣冷漠，他只是想辦法讓自己好過一點。但我耿耿於懷於當時自己的選擇，一併無法原諒廷的冷眼旁觀。

我沒有看到死去的小黑，卻有好長一段時間，腦中揮之不去對死亡動物的恐懼。奇怪的是我愈害怕，就愈容易在路上遇到。凶手幾乎都是不長眼的快車，撞死也不需要負責。每次看到，內心都有聲音督促別讓牠繼續躺在車來車往的大馬路上，但對碰觸死亡的恐懼卻籠罩著自己，不敢也不想停車，心虛和無助感愈來愈大，我嘗試把矛盾和痛苦壓下去，卻看不到天光。

直到我察覺自己騎車時，眼睛會慣性地搜索馬路上莫名的物體，想除掉這個習慣，可是除非跨越這一關，不然沒有任何辦法。我於是，在一次又一次的經過裡，試圖壯大自己。我對這種奇怪的恐懼抽絲剝繭，期待自己有一天，能平心看待這些悲慘離開的生命。

有一天，我就停車了。不敢直接碰觸吐血的麻雀，隔著一個塑膠袋我捧起牠，溫軟的身軀還有一點溫度，我將牠從馬路上挪移到草叢裡，對牠說了一些話。謝謝牠，化做春泥更護花；祝福牠，來世再自由飛翔。蓋上落葉，安撫到的卻是自己。恐懼逐漸遠去，跨過那一條生死之線，我就穿越了黑夜。

直到現在，我還是常想起小黑，想著這隻與我無關的黑狗，當時出現在家門前，到底是帶著什麼訊息而來。這是一份功課，不是飼養與否這麼簡單的關係而已，牠用牠的生命教導我，所有的軟弱都該被理解、所有的慈悲都該被珍惜。不管活著或死去，每個生命都渴望被祝福、被安頓。如今我耿耿於懷的已不是當下的選擇，而是冀求能自己決定面對生命的態度。大哭一場不是爲了小黑的死，而是發現社會和自我的疲軟無力。它不是無解，只需要多一點點的愛與勇敢。

這天，我在木瓜溪橋上看到咖啡色不明物體，停下車，深呼吸一口氣後調頭返回，逆向行駛之間，距離一點一點縮短，我想著車裡有塑膠袋或抹布嗎？不知道牠躺在這裡多久了，身體僵硬了沒？愈來愈近、愈來愈近，陽光刺眼，看不清是什麼動物。我把車停在橋邊，這裡車子開得快，把牠移到橋邊就好吧。做好心理準備，拍拍自己的胸口，深呼吸，走上前——才發現那是一只骯髒的工作手套，被遺落在馬路上。我站在橋邊，一時間沒反應過來，一愣一愣，才發現是自己小題大作。忍不住失笑，沒有死亡、沒有無情車輛，只有埋頭衝破封鎖線的自己。謝謝小黑，生命有時確實不是那麼容易解釋，形體已滅，歲月的堅韌仍存，持續開展綿長的思考和影響力。跨上機車，朝山邊而去，微風吹來時，我莫名就感到一陣輕鬆舒暢。

評審意見

人生的解套

◎張瑞芬

一隻瀕死的狗喚醒了人性悲憫。平凡家常的小事件，描繪得絲絲入扣，尤其在心理轉折上，從旁觀、茫然、焦急、不安，乃至於狗死了之後的自責，曲盡人情，令人動容。

純就文字技藝而言，這篇文章或許不是最精熟的，相對於前半內心交戰所蓄積的極大張力，結尾處承接不足，削弱了不少力道，分章的方式也很一般，並不突出，但是它已經碰觸到人性中那精微奧祕之處，發而為文，便從情感上引發凡夫俗子的巨大省思。生命無分貴賤，但我們總是眼睜睜看著毀滅在眼前進行，看著可能一秒秒流逝，自稱無能為力。那犬類臨死的眸光，穿透恐懼的深淵，就這樣直達每個讀者的心內。或許唯一的救贖就存在於無懼無悔的行動之中吧！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撿拾道路小動物殘屍，那是一種人生解套的方式，心靈上的鬆綁。一篇令人讀之難以忘懷的好文章。